

卷之二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一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姚燧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  
 國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宣廟故魯  
 大父衍金紫光祿大夫魯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  
 河東郡夫人考顯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  
 推官生公鄭州年十五汲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  
 孫踰河依舅氏居天平甫反冠入官行臺于時法  
 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為兩半百

峻絕不取 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勅有司月給  
白金爲兩百 世祖淵龍驛致諸邸與語合意俾  
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爲  
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  
相下他爲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言小大庶政不  
資舌人皆特入奏其冬 帝自將討叛王漠北漢人  
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西錦服賞  
其周旋莽闐駁瘞之鄉不懈益勤也 帝問卿郎俸  
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勅增之公曰品制  
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

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爲禦皆不許至  
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燧先世父太  
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  
置牧守五年再爲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爲  
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  
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  
制勅而已隨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  
林十年襄陽下詔令即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  
府府隨陞路官太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准  
安忠武王伯顏時以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朮以

平章楚公阿力海涯以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  
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  
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  
成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荆閩遣安撫使高世  
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棄銳下岳進拔江  
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  
却其贄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戢吏  
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廩賑飢宋宗室  
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弛湖荻  
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繻歸

之楸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嘗  
醫更視疾瘠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矣  
裨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見或議加兵公曰爲  
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成  
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  
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奈何  
宜身至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  
叛加兵興誅矣思聰果來隨殺其妻子其徒至數  
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  
併肆其子諸爲亂於市幼主旣降其相陳宜中文

平章楚公阿力海涯以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成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荆閩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却其贄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戢吏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廩賑飢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弛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繻歸

之船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嘗醫更視疾瘵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矣裨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見或議加兵公曰爲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奈何宜身至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兵興誅矣思聰果來隨殺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爲亂於市幼主旣降其相陳宜中文

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爵人號年東南大蠢  
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爲  
羣鄆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昌壽昌距鄂尤邇鄂  
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爲應公多爲檄曉曰汝皆  
平民爲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  
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  
爲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齒平民不蹤  
迹其旣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  
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浚壓以官  
軍遂盡株櫛翦平無留高亡之江西武寧公又檄

敵會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爲屏  
變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顧以高  
爲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  
賊者高鼠子何爲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  
奈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  
往吾能必其無佗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  
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  
利水死其始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特爲司命  
特精兵盡於圍潭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  
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

專擁衛賈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  
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  
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於學先聲至江  
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偽命甚急  
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爲斬匿將爲後用誅論巨  
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  
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旣加其舊官之矣自  
餘蓄此無所叙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  
索兵仗爲名俠入民家罔爲收匿以起獄取貨與  
取妾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蓋

者發粟以贖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  
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  
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  
右丞闡出勲費胄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  
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幄於後言  
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爲加三月矣右丞屬觴於  
公謝其失言休士於廡由是知其爲心斯須不忘  
恤下也或必資決不敢友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  
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爲暴堅其不下請身往  
平纔從兵千營于城北爲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

專擁衛賈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  
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  
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於學先聲至江  
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僞命甚急  
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爲斬匿將爲後用誅論巨  
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  
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旣加其舊官之矣自  
餘蓄此無所叙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  
索兵仗爲名俠入民家罔爲收匿以起獄取貨與  
取妾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蓋

者發粟以調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  
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  
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  
右丞闡出勲貴胄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  
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帳於後言  
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爲加三月矣右丞屬觴於  
公謝其失言休士於廡由是知其爲心斯須不忘  
恤下也或必資決不敢友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  
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爲暴堅其不下請身往  
平纔從兵千營于城北爲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



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或貳其操  
戰不爲用懼左右竊取其首爲功乃閉妻子一室  
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  
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萬數狂  
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此寇不戢  
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遏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將  
其軍伏伏舟中僞爲商農徑造芟舍生禽萬一與  
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散駭復其民居後  
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慝誅  
矣延求何爲火之而江東宣慰使某者媚其成功

遣使入讒公不俟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有  
其藏以八日屠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至制責江  
東使曰賈郎中爲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人  
也雖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  
江西湖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  
身任入聞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廢閣詔令異  
同之間其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于豫章而  
始成戰艦遣宣慰某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  
軍興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旣江西海艦後期罷  
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如古尸諫以其冬十有二

月歸葬威州井陘牛山先坐嘗取其平生家居事  
妣夫人曲極孝敬迨薨移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  
信氏雍睦無間言視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橐  
駝負書以行從討叛王度漢有暇猶爲世祖陳  
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延師私塾毓德諸子日或  
至其舍出門交友貌粹而言溫侃侃易直無有城  
府機穽尤篤故舊故第邇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  
大享其日每風雪沍寒非執豆蓬聞鐘鼓振發不  
敢安卧其室冠服庭立至乎已享積學其躬如是  
施諸用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

睿聖大有爲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  
以燮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  
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純安  
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一有海隅  
之難盜賊附起禍譬而賞勸德綏而威撻徐革其  
面而浹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  
仁人求能推守太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  
殺之訓者無公亞疋嗚呼後公之薨廿有九年今  
聖言念盡瘁大帝功加生民贈推忠輔義功臣銀  
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定國公謚曰文正哀褒之

與無一遺者恩重書棺公而歆茲可作於九原矣  
五子鐸淮東宣慰使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  
鏞令曹之禹城鏐知鹽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或  
僉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遂男孫五汝玉行臺  
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有從者三吉  
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真揚萬戶劉遂壽武庫使劉  
復餘幼男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  
定公筮仕于顧成世弱齡卑官潔慎已至  
世祖淵龍謂治須賢蒐以自毗如渴繙泉公焉其  
時先後胥附及踐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爲郎左右

中書凡我庶政丞相共圖日月入告 天顏謔

不恆於威不愉於豫垂十五年政治隆平維

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文軌襄漢其始出公軍諮

爲烈益偉旣下江夏人暴而仇公則緩之敷澤優

優粟飢藥疾于賦于役勝國厲民靡不與黜大盜

劬勦勦萬爲曹以言爲兵訓栴其豪民視曰公予

父子母胡不像之事以豆俎聞遷省洪出涕齋咨

洪聞其來人抃以嬉旣繫岸獄載糗與粥舟取溺

逃于彼登木南安勦狂不缺斧斨僭僞都昌生致

用方惠懷其仁兩省千里聞其告凶號啼婦子疇

與無一遺者恩重書棺公而歆茲可作於九原矣  
五子鐸淮東宣慰使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  
鏞令曹之禹城鏐知鹽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或  
僉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遂男孫五汝玉行臺  
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有從者三吉  
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真揚萬戶劉遂壽武庫使劉  
復餘幼男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  
定公筮仕于顧成世弱齡卑官潔慎已至  
世祖淵龍謂治須賢蒐以自毗如渴繡泉公焉其  
時先後胥附及踐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爲郎左右

中書凡我庶政丞相共圖日月入告

天顏謁麟

不恒於威不愉於豫垂十五年政治隆平維

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文軌襄漢其始出公軍諮

爲烈益偉旣下江夏人暴而仇公則緩之敷澤優

優粟飢藥疾于賦于役勝國厲民靡不與黜太盜

劬勳動萬爲曹以言爲兵訓栴其豪民視曰公予

父子母胡不像之事以豆俎聞遷省洪出涕齋咨

洪聞其來人抃以嬉旣繫岸獄載糗與粥舟取溺

逃于彼登木南安勦狂不缺斧斨僭僞都昌生致

用方惠懷其仁兩省千里聞其告凶號啼婦子疇

非位相死而罵長伊疇若公沒世不忘謚于太常  
傳以太史矧世其德衆多令子有必歸山螭石廟  
穹神保焉依期古與終

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姚燧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曾大父哲大父昕  
父俊材而略 太祖兵金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  
歸官以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  
太尉史忠武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閩真  
定其倅武仙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  
太尉隼兄散卒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

唯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伯祐援城涉塹奔臺  
右副聞亂已艤舟滹沱即馬入藁合力再復之仙  
走壁抱犢旋踰河 太宗以太尉爲真定河東  
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右副長千夫從追義宗歸  
德薄北門而陳金縱兵夜擊我師敗績右副死事  
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 憲宗即位明年壬子  
年二十有二始入侍 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  
鷲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唯知入則竭  
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癸丑  
從征南詔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

非位相死而罵長伊疇若公沒世不忘謚于太常  
傳以太史矧世其德衆多令子有必歸山螭石廟  
穹神保焉依期古與終

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姚燧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曾大父哲大父昕  
父俊材而略 太祖兵金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  
歸官以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  
太尉史忠武公兀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閩真  
定其倅武仙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  
太尉集九散卒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

唯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伯祐援城涉塹奔藁  
右副閩亂已艤舟滹沱即馬入藁合力再復之仙  
走壁抱犢旋踰河 太宗以太尉爲真定河間東  
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右副長千夫從追義宗歸  
德薄北門而陳金縱兵夜擊我師敗績右副死事  
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 憲宗即位明年壬子  
年二十有二始入侍 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  
鸚言詩教問公能平對曰臣少讀書唯知入則竭  
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癸丑  
從征南詔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

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鵠舫求先濟教遣他將  
舟師繼之三戰三捷得敵蒙衝百艘遂進圍鄂  
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爲郎後官奉訓  
大夫居益近密 上嘗不名唯第呼董八亦異數  
也而不爲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祕外多不聞舉  
所可知如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  
陳十事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勲闕王孫夙以賢  
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  
爲乃從旁代對慷慨詳切如身條䟽者始得開可  
八年侍講徒單公履欲行貢舉知 上於釋崇教抑

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教道學類禪

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  
辦公自外入 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

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爲賦詩何

關脩身何益爲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

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

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 陛下上建

皇極下脩人紀之賴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於

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

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

似道當國薄武人而唯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  
師至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鬪志釋甲投戈歸  
命恐後 上問公之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  
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  
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  
豈以逆知汝曹不足恃爲一旦用乎 上深善之  
詔徙大都獵戶郢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  
器之稅聽民自爲以勸本富俗會患多盜勅苟犯  
者殺無赦在在繫纍充牣犴獄公言今殺人于貨  
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不屬憎黷莫甚恐於

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勅革之或告  
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盜斷監布

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者已有服  
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付  
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脂滿覈毆傷  
公覈監布告毆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  
外皆有羨尺適尚方工官有需其入惜毀成端斷  
羨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  
怒際卿曹皆結喙非董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  
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



似道當國薄武人而唯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  
師至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鬪志釋甲投戈歸  
命恐後 上問公之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  
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  
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  
豈以逆知汝曹不足恃爲一旦用乎 上深善之  
詔徙大都獵戶郢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  
器之稅聽民自爲以勸本富俗會患多盜勅苟犯  
者殺無赦在在繫繫充牴犴獄公言今殺人于貨  
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不屬憎黷莫甚恐於

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勅革之或告  
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盜斷監布

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者已有服  
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付  
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脂滿覈毆傷  
公覈監布告毆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  
外皆有羨尺適尚方工官有需其入惜毀成端斷  
羨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  
怒際卿曹皆結喙非董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  
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

曉宮臣曰方歷以雷霆而容止詒言暇不失次卒  
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泣謝曰鄙人  
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濟諸貼  
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摯自安  
童北伐犯法臣阿黑馬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  
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妨其私表以右丞江陵者  
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  
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  
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  
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

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  
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啓白爲人臣子  
惟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  
知盍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勅則理  
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  
臺臣將百人 上面諭曰自今庶務其聽皇太子  
臨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  
勿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勅以絕中  
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 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  
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盤曰如是益事汝不入

曉宮臣曰方歷以雷霆而容止詒言暇不失次卒  
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泣謝曰鄙人  
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濟諸貼  
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摯自安  
童北伐犯法臣阿黑馬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  
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妨其私表以右丞江陵者  
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  
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  
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  
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

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  
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啓白爲人臣子  
惟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  
知盍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勅則理  
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  
臺臣將百人 上面諭曰自今庶務其聽皇太子  
臨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  
勿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勅以絕中  
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 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  
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盤曰如是益事汝不入

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爲必今日閑  
是省建臣三日始奏公爲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  
人其臣弗便也入言 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  
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  
間言多目公公恚辯曰 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  
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 上出  
奏者公猶懇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 上曰朕自  
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  
指以爲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爲壽求交驩擯棄不  
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伯顏公表其可

相 上使嗣爲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  
則可臣給事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爲十八年陞  
爲典瑞監郎爲卿官以正議大夫俄受資德大  
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  
宮籞城門直舍徼道環衛屯營禁兵太府少府軍  
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  
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  
雞鳴將入朝忽踏家庭氣息奄奄 上遣中使持  
藥投採不及遂絕傷但不已猶覲其息勅勿速斂  
五日乃匱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

儲皇等是以十二月六日歸葬其鄉高里先塋最  
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  
服鞶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靡不司之中夜  
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渴駿奔心  
無怠萌口絕勤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爲  
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爲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  
弟敦宗賢賢信友淵懿而明炳孫恭而易直倫理  
之間人文粲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  
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倖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  
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自茲君

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誠  
不加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業  
後廿有一年當大德辛丑 天子言念其功贈光  
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配顧氏從封壽  
國夫人男五人士瑜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士良同  
知開州士恭正議大夫興瑞太監士信蚤卒士能  
未仕女三人長適中書左丞史彬次適集賢學士  
張晏次適王其男孫七人長守中內供奉次守庸  
利用監資用庫提點次守恪內供奉守遜守簡守  
常守讓女孫六人長適左藏庫大使史燮次適劉

文鐸幼姆士珎將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參政王公  
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二焉一以其  
伯仲父忠獻與翰林承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  
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以燧嘗同受學司徒文  
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淞行省左丞士選相  
好實再世契交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文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  
聖與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待  
帷幄出入起居不辱於數初匪知計其身包周臣  
職克脩敬慎無尤人膚其觀曰郎典寶其自任重

引君當道不剛悻悻不柔容容揆義為中闕焉彌  
縫或攻聖學異教之似公曰其言由孔孟氏彼去  
其實務華辭章為利達資何關綱常足明其心斯  
道力衛病為朋黨彌禍於未父子之間進說多艱  
庶政既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無是為大他隨事  
陳罔遺于外其非廷尉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等乎  
納言姦竄滔天庭伐其慝雖未即誅中劇矛戟黃  
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密  
瑞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忠之賻以  
送終嗣聖功之追爵上公入臣龍光至是焉極

文鐸幼姆士珎將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參政王公  
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二焉一以其  
伯仲父忠獻與翰林承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  
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以燧嘗同受學司徒文  
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淞行省左丞士選相  
好實再世契交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  
聖與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待  
帷幄出入起居不辱於數初匪知計其身包周臣  
職克脩敬慎無尤人膚其觀曰郎典寶其自任重

引君當道不剛悻悻不柔容容揆義為中闕焉彌  
縫或攻聖學異教之似公曰其言由孔孟氏彼去  
其實務華辭章為利達資何關綱常足明其心斯  
道力衛病為朋黨彌禍於未父子之間進說多艱  
庶政既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無是為大他隨事  
陳罔遺于外其非廷尉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等乎  
納言姦竄滔天庭伐其慝雖未即誅中劇矛戟黃  
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密  
瑞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忠之賻以  
送終嗣聖功之追爵上公入臣龍光至是焉極

二百廿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一  
三  
魏明  
矧子廊廟清劭執德無石維年竹帛豈夷賴垂休  
聲其以是詩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二

神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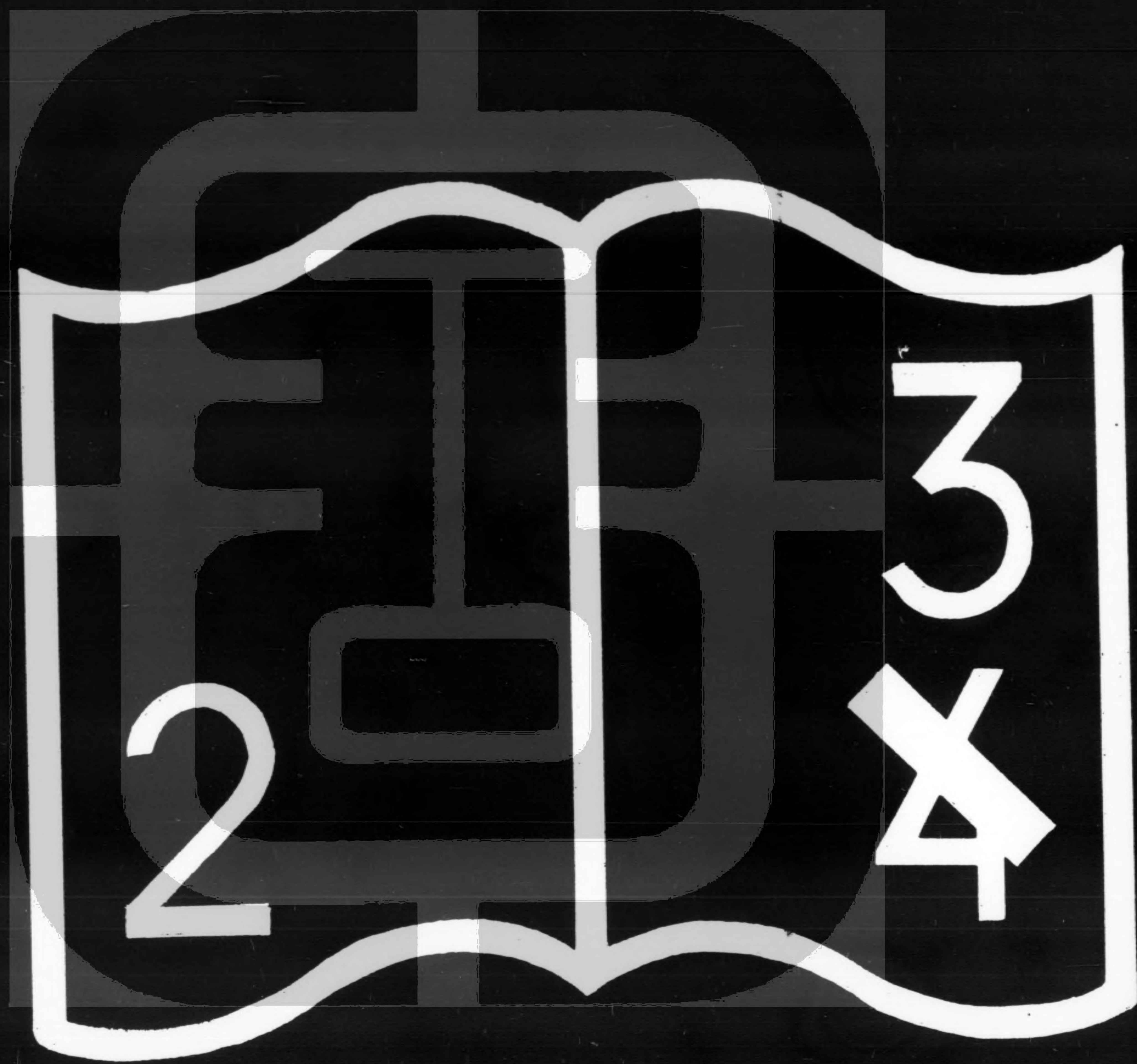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姚燧

史氏自癸酉我

太祖蹙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相繼轉斷  
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  
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收其兄  
兵轉斷河北又十年括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  
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  
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





编码错误

卷末应：国朝文類卷第六十一

三百廿一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一  
三  
趙明  
矧子廊廟清劭執德無石維年竹帛豈夷賴垂休  
聲其以是詩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二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姚燧

史氏自癸酉我

太祖蹙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相繼轉斷  
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  
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收其兄  
兵轉斷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  
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  
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

太宗大其勛以爲萬戶俾將真定河間東平濟南  
大名五路之兵 憲宗以戰迹著衛封以衛之汲  
州城新鄉獲嘉蘇門五縣繇是故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 憲宗征蜀詔太  
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  
留諫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璿反誅  
太尉請裁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  
繼兄終而弟可及其子弟同時並官者無以職掌  
小大皆罷之請由臣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  
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

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漢大都督權成登  
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爲者數年會故中書左  
丞劉武敏公極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天下兵  
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  
避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弘範易將始授懷遠  
大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  
無夾寨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  
應中援外息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  
有其舟仗攻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  
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

絕漢爲陣我舟不可越公戲下馬千戶嘗隸都督  
萬衆從上己未渡江請爲導拖舟出沙武口入湖  
達江故丞相阿朮公將二十五萬戶爲前五萬戶  
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與宋  
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鵬  
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燒法臯  
公詔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既東從故丞相  
阿里海牙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垣百日礮  
激柵木傷肩流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畱  
戍招摩逋殘既集既安入觀加定遠大將軍以太

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  
汝服何嫌即賜之自是公班諸將獨一品服從攻  
靜江衆皆輓輜自蔽鑿城將穿公分地獨居礮硃  
所集輓輜不可嚮伺有怠隙樹鈎接攀堞蟻附而  
登拔之平章比還以公元勳貴胄威名非他將可  
輦畱治靜江初城既兵得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  
於焚毀公賦戲下其視吾爲師隙爲居第市爲列  
肆必完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  
募民又賦鄉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寂靜  
江曰示吾又此不爲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

之斷手則屋取傭鬻直已相什百旋爲通都民男女爲人所奴從主北者或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徙來公曰至鄂必分爲勢家有託以徙必道亡不達且生他變既止不徙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乃無敢覬取者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應德慶封廣東之州三皆除三年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遣鄭何朱國寶劉克剛趙珪趙修己五萬戶戍賀昭梧融邕馬天麟宋景劉君進花禮完顏世英李榮張武鄒瑛閻國順

脫歡十千戶戍潯賓橫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不專皆便宜假以軍民總管事聞制皆爲真當靜江受兵溪洞諸夷旣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有手足今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爲寇入則吾禦歸則吾備是吾不違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發夕至之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爲市諸戍必以入寇加誅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聞之翻雲南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

國朝文獻卷六十二  
四  
章爲書讓公曰吾與先太尉共政汝不可有吾  
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詔聽公節度陞昭勇大  
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改鎮國上將軍廣南  
西道宣慰使宋旣亡也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  
益王是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檄海嶺之  
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啗其爵賞爭起爲應裂  
裳爲旗荷矜爲兵者動萬爲羣公戒諸將盜至以  
時降斬不得使牢根窟能以衆來者官之盜去不  
敢求迹平民而深爲延誅時方乏鹽發使下令斬  
首來者以鹽爲購謀言夏貴已復瀕江之州江路

旣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  
曉之曰君輩亦搖敵懼耶就貴能復江不能踰嶺  
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輒棄戍  
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梧州公曰委地徹備  
適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人  
自王鎮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肆爲  
劫而植稼其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僞出降仍歲  
爲是夫爲橫象賓貴四州之梗公令四州爲堡其  
界守以土豪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廬柵隨以  
民夫具檐芟禾仲窮來歸猶官以賓之嶺方令走

王新立古縣斬李應辰李福潯州由靜江北全永  
皆城守潯州路絕而永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  
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  
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繼立趨廣州壁海中  
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雷州公再諭降不可  
進兵逼之淵子奔碭州獲其兩都統驛送京師遣  
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海出奇擊走  
後羞墮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絕食士皆煮草爲  
糧公抽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兵海  
南詔公親戍雷式遏西突會衛王蹈海死南海平

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戶賦酒  
酢筭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  
急其爲盜省是其說蠲之故今廣西並湖南不困  
後弘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還公邸之舊軍  
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  
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  
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廿二  
年要東未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鬻然多事民喪  
其遂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爲鉤  
考毫推縷剔求可中公者無所得乃責償軍民三

萬定明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  
左丞俄復右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援藉  
怒詈同列辯詐驚刻師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  
聖知固謙抑不報強禦者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  
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  
賦紙爲籍渠以戶率如干爲十五萬定可官有之  
令州縣別方爲籍集吏計局程督日嚴將有首償  
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衷求罪耳錢不可其  
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籍用  
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矣渠

曰吾徵其餘責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言  
從容十救一二民丐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  
得焉而公亦薨實至元廿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  
日子止五十八性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  
姑昆弟羣從空橐不愛焉甥姪男女孤者鞠之時  
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爲之閨壺不敢干公事與  
人交襟懷曠夷雖踈且賤不峻陞級不留門無游  
意絲竹尚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  
聚書萬卷鼎彝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永  
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行部尚書諱秉直實



萬定明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右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援藉怒詈同列辯許驚刻師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不報強禦者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爲籍渠以戶率如干爲十五萬定可官有之令州縣別方爲籍集吏計局程督日嚴將有首償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衷求罪耳錢不可貲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籍用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矣渠

曰吾徵其餘責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言從容十救一二民巧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得爲而公亦薨實至元廿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止五十八性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弟羣從空橐不愛焉甥姪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爲之閨壺不敢干外事與人交襟懷曠夷雖踈且賤不峻陞級不畱門無游意絲竹尚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聚書萬卷鼎彝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永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行部尚書諱秉直實

生太尉諱天澤妣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  
張氏子七人燿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  
一人公未有子子都督子即燿也篤其愛曰是他  
日可虞者以從戰廣西勞授靜江同知遷廣東宣  
慰副使換淞西宣慰副使前薨一年朝議不欲宰  
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累請將燿未報會以其喪  
來明年命下授燿虎符鄧州舊軍萬戶即舉公樞  
與四天人喪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薨真定之旨  
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是臣所  
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可授

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燿虎符拜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  
是二子一卅平章一卅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相  
逐至爲隕泣嗚呼曰可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  
理問官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葬又奔走京師  
營立二子其盡義故吏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  
之碑其可辭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觀  
之匪古專然天於皇輿將畀其全亦匪一聖能同  
軌轍 聖武我祖勦金河北而宋畫守猶江之南

留大遺艱待 帝之戡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  
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  
後事慚故橫江流揚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銳  
及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戍畱均之爲  
勩而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下世有  
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鱷鯢騰海狐獠陸起威  
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叟備復而田繇方戶廣東  
十纜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涅而  
黜一日霄首公壓宜信天不憖遺一疾不振難偶  
者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爲餘

非人邪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知其惟孝不忝世德  
太尉既老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太尉之光耀復世  
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曾龍虎歸偃斧丘奚憾  
之茹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漳河流相永無期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姚燧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  
帥隴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  
中書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  
兄故副都總帥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  
今平章政事惟賢中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

留大遺艱待 帝之戡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  
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  
後事慚故橫江流揚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銳  
及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戍畱均之爲  
勩而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下世有  
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鱷鯢騰海狐獠陸起威  
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吏儲復而田繇方戶廣東  
十纜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涅而  
黜一日實首公厭宜信天不憖遺一疾不振難偶  
者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爲餘

非人邪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矧其惟孝不忝世德  
太尉既老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太尉之光耀復世  
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嚮龍虎歸偃斧丘奚憾  
之茹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溱河流相永無期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姚燧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  
帥隴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  
中書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  
兄故副都總帥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  
今平章政事惟賢中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

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  
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千戶惟弼知階西  
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軍便宜都總  
帥安昌爲質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  
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  
寅四月五日受謚于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  
年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  
姻王室自餘將相使牧爲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  
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  
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

正月死蔡義武時即險移鞏治石門山猶行天興  
正朔明年乙未始下 太宗義爲其主後來仍金  
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闊端征蜀公畱質  
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  
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郭義武陷  
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  
破土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  
子擇宜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  
汝第而得無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  
爲之與兄有異邪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

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換金符故事 祖宗賓天  
取授符節悉收還之故公金符亦歸之官

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俾權都總帥事明年癸丑  
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既移忠烈一軍戍利州會  
將軍南詔禡牙臨洮公來趨覲俾督漕嘉陵繼利  
州餽公造舟棧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而恤乏民  
力始益昌不以饑告戊午 憲宗自將討蜀忠烈  
集諸將問計樓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於  
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爲資公  
則曰吾曹投身健兒惟有能獎率士衆効死前驅

何至爲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  
烈泣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德臣何言  
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治樓  
壁橋隍歎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  
地可必能歲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劔關關之西  
隘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斬絕深可  
千尺猿猱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  
足可登不可並行敵盡銳禦者惟此而 帝勅諸  
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幟自伐鼓督之公前登  
帝望幟張倡爲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隘之兵

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爲蜀導反給  
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爲敵用且泄吾  
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餒教使勿下 帝爲書繫筒  
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資銀爲兩四  
百五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資銀如苦竹  
數加以金幣爲疋二十七復移軍東即嘉陵爲舟  
行計輿礮等鉅絙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  
不乏者不若舟米數千石蓋此去多稻而求粟無  
有宜虞以廩病者時蓬州壁蓮山閬州壁大獲順  
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璧

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王堅據不  
即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 帝欲乘拉

槁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久蹕此時暑我師疫矣

忠烈卒於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革裹

屍與國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寇宜世衆曰公言是

公言是願奉以代爲帥其秋 帝崩中統之元制以

公爲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貞肅同戍清居去順慶

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

爲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艱崎其南即合

敵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爲交地公又子身受之

開屯田練軍實遙候斥詗強鄰入必摧壞其軍不  
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墮書褒  
犬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夔府獲其圍練使鮮恭  
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寶幣  
不可貲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  
而加金爲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衰其從者且以  
父勞于邊代以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  
省受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  
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爲性安恬出言質  
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包以孝聞友諸季終

其身竭力磚才羽翼之人無可間總帥府屬郡二  
十四事至毅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  
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  
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  
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 憲廟出畋遇虎命射  
之一發斷其吭 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爲賜夫人  
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益纔世  
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  
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爲人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  
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燧思於公與



貞肅所成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爲固者  
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運山大  
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目曰四帥府清居南迫合  
獨受敵鋒爲三帥扞蔽他日專劉帥成移貞肅南  
九十里交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母德章兩城距合  
爲里亦然晝則出邏設伏嘗待進戰夜則晝地分  
守傳警鼓拆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  
敵盡知之況敢抽兵邀利他求爲哉惟是軍當其  
堅重故三帥反得歲以技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  
人民逞志於忠涪夔黔萬施雲安之間上功朝廷

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受其憂也  
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  
民居縛劉帥去鑿夫人之失如此則兩公成而克  
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  
銘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開  
國義武肇之義武之爲不怍倫彛忠讓忠烈忠惠  
貞肅迤芟川涼力協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  
符垂躬必斧手柯歸覲私廟庭笏駢羅公以其序  
大宗義武於弟以子宜不降俯乃推雋功潛不自

張等翊吾家聞命即行安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  
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天闕歸以何矣彼蒼者穹監  
下而公惟我 皇上心靡不同疇德未報未隆何功  
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雖華其  
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恃之祭求其膺尊祖  
之思胥是冢旁可萬家邑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

姚燧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于外伏奉明詔旁  
求勲舊臣僚封拜奏對各上具事以備纂脩

世祖皇帝實錄資用刪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季  
四海發揚前休皆使下臣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  
遇謹已次寫臣祖常哥臣考老古帶出處始終爲  
一帙上史館而臣之先汗馬微勞其槩已此何敢  
上比磐石宗臣勲舊自名惟與劉氏伯林黑馬再  
世父子來比之初義同一體今焉二臣已各受謚  
忠順忠惠增賁墟墓臣不援陳恐使聖澤獨漏臣  
家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常哥贈龍虎衛  
上將軍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奧敦氏從封定襄  
郡夫人興元行省老古帶贈榮祿大夫封沔國公

國朝之類卷之十一  
謚忠靖妻耶律氏從封沔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  
聞者咨嗟泣下曰公卒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  
成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苟德炎張自顯李顯輩若  
千人疏公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聞許廟事之而  
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為賜額耶嗚呼有待哉公  
夾谷姓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譌為女真避  
遼興廟宗真諱改為直

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申五月劉忠順公與定襄  
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眾即守威寧十二  
月金主遣使啗以大官冀其或貳可復失地定襄  
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為萬戶招討使人有擾爾民  
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上  
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沔國  
公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 太宗詔從太  
師國王戰河東山東庚寅 睿宗拔鳳翔明年從  
破宋大散關夾嘉陵漢水如鳳沔褒大安興元洋  
金東均諸城皆拔壬辰大破金兵鈞之三峯山  
不能圖矣詔徙六州民畱田威寧時天下荒饑獨  
山北為樂土四方之人其來如歸乙未詔從塔海  
紺卜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攝治者以其名聞

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按都驩代領明年凡  
四川府州數十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  
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  
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  
敢復城郭隳而弗完田野蕪而輟耕民窘艱食時  
吾兵來扶戴白以負嬰黃偷斲生活竄栖太白窮  
谷之間吾歸則壯者出爲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  
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能留兵戍守招徠未降民  
見父子不分貨財之得有也其至恐後爲擇良腴  
優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穀收什稅四

三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廩焉  
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  
大省實制蜀一竒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  
新至至民及田事可無時藉數具效以聞仍錫虎  
符是月制諭今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爲安撫使  
一月之間三制併下 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  
之如所奏築城塹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煙傳警  
日夜千里不絕市肆村舍民廬數萬區悉起於盪  
焚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龍江之水收皆畝鍾菽  
庾盈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樓巨棟重棗壯瓦宏壯

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其土豪  
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薛仕  
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閏  
皆割裂自霸昔爲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於郡  
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閩張文貴自己李繼之  
自廣王安斌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  
使之或說曰反虜無親宜有以處未可日置左右  
公曰彼哉人也未必徂詐或如爾言誠徂詐也吾  
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有於不可化宋害其  
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戰穢之辛亥四川制置  
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路元帥王  
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堦零夜燭城爲之赤潛  
遣裨將燒絕棧道遇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  
鈞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爲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  
民還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  
中將吏晝或荷甲傳食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  
禿薛來援無從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  
死令導由他山刊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  
去公襲戰悉止還所俘亡故事 祖宗賓天所授  
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 太宗嘗賜虎符已歸

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其土豪  
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薛仕  
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閏  
皆割裂自霸昔爲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於郡  
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閩張文貴自己李繼之  
自廣王安斌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  
使之或說曰反虜無親宜有以處未可日置左右  
公曰彼哉人也未必徂詐或如爾言誠徂詐也吾  
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有於不可化宋害其  
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之戰穢之辛亥四川制置

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路元帥王  
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堦零夜燭城爲之赤潛  
遣裨將燒絕棧道遏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  
鈞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爲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  
民還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  
中將吏晝或荷甲傳食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  
禿薛來援無從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  
死令導由他山刊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  
去公襲戰悉止還所俘亡故事 祖宗賓天所授  
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 太宗嘗賜虎符已歸

之官及是 憲宗授以軍民萬戶再賜虎符詔叙  
平金戰勞蓋 睿宗所聞 太宗者今賊跡至汝  
共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  
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  
其節度者罪死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里馬立成  
都七日而樓堞隍塹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紐憐南  
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是乙卯 世祖以大弟  
總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入恒病  
於浦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憂有恃者率頑鷙負  
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民之

官田不稅者無廩糧是年下教若曰往者興元軍  
民俱受買住與汝節度今買住征蜀比其還也汝  
專節度之中統三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  
年請以今左丞堅賢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  
壬申九月七日終於興元其第正寢春秋七十肇  
於南鄭味溪之白雲嶺為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  
窆之壬舍男十人女十人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  
嘗聞 太祖賜威寧之詔裂熟羊革而書之揆以  
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厲國以永存  
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言為詔行

之官及是 憲宗授以軍民萬戶再賜虎符詔叙  
平金戰勞蓋 睿宗所聞 太宗者今賊珣至汝  
共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  
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  
其節度者罪死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里馬立成  
都七日而樓堞墮斲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紐憐南  
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是乙卯 世祖以大弟  
總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入恒病  
於浦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或有恃者率頑鷙負  
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民之  
官田不稅者無廩糧是年下教若曰往者興元軍  
民俱受買住與汝節度今買住征蜀比其還也汝  
專節度之中統三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  
年請以今左丞堅賢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  
壬申九月七日終於興元其第正寢春秋七十肇  
於南鄭味溪之白雲嶺為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  
窆之壬舍男十人女十人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  
嘗聞 太祖賜威寧之詔裂熟羊革而書之揆以  
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厲國以永存  
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言為詔行



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鬪太山之左右  
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睿宗  
奏是功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於  
克完漢中之詔則是奏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勳於  
開國之際其桓銘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  
有善於紀述者後者猶掇其蹟刪爲一代之典況  
祖宗垂法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  
宗及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殊遇何如也又  
漢氏功臣子孫冒守先烈者惟一人侯獨長沙王  
支庶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時今

公諸子或拜亞相於中或列藩方於外或總戎旅  
於邊冠紳之蟬媽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  
流慶遺胤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特童子植植既失定襄荷其及斯與老戎  
行古頡左頡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  
挫退金社墟矣庸蜀是劉掉鞅之遙九圍半周再  
鎮雄藩益暨梁父金轂穰穰斧質在手施陽翕陰  
舒慘自口爲艱爲勤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蓰其  
當大府如城雲屋邃邃朱塵綺䟽歌鍾清吹聯目  
晚顏願使趨風良庖致鱸胎豹蹠熊酒醅介驪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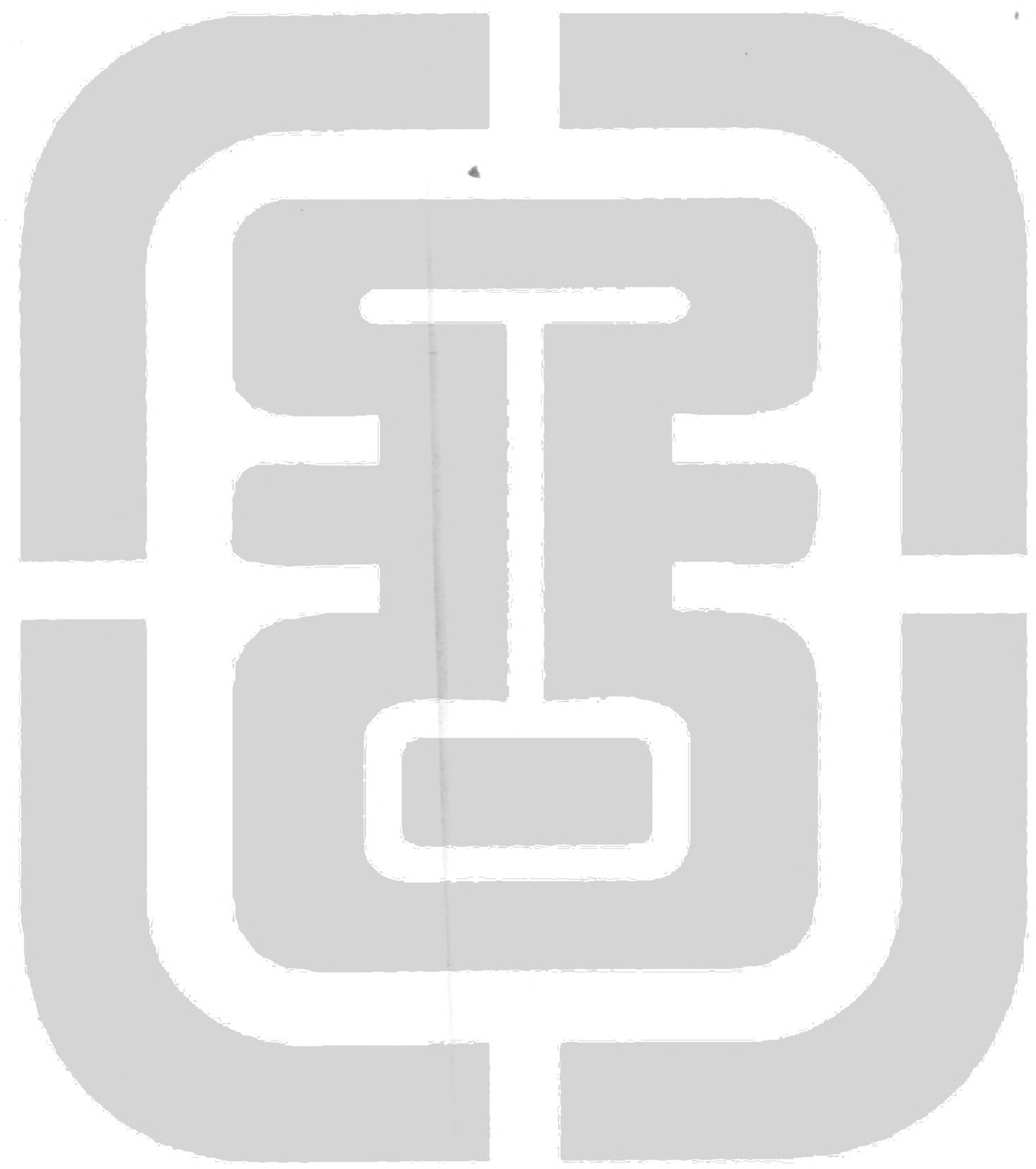
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鬪太山之左右  
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睿宗  
奏是功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於  
克完漢中之詔則是奏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勲於  
開國之際其桓銘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  
有善於紀述者後者猶掇其蹟刪爲一代之典況  
祖宗垂法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  
宗及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殊遇何如也又  
漢氏功臣子孫冒守先烈者惟一人侯獨長沙王  
支庶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時今

公諸子或拜亞相於中或列藩方於外或總戎旅  
於邊冠紳之蟬媽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  
流慶遺胤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特童子植植旣失定襄荷其及斯與老戎  
行古頡左頡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  
挫退金社墟矣庸蜀是劉掉鞅之遙九圍半周再  
鎮雄藩益暨梁父金穀穰穰斧質在手施陽翕陰  
舒慘自口爲艱爲勤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蓰其  
當大府如城雲屋邃邃朱塵綺䟽歌鍾清吹睇目  
晚顏願使趨風良庖致籩胎豹蹠熊酒醅介驩蒼

并雪滯紈衣四序爲聲絳繅昧者安之耽不知還  
公時白日未薄西山解兵其子時稅于野毳廬羶  
車勝地即舍維嶠之麓與沔之水徃徃禽魚識其  
杖几乃知喬松可召與遊徜徉十年歸安茲丘評  
者異之於古未有紛華寂寞杳鑿不受公而兼之  
始慎終全由哲其身匪隲自天人之蓋棺旋踵朽  
息公有哀褒于沔開國生平之名燁其益昭矧子  
維翹丞弼兩朝無久維石莫信者史一刊不磨用  
告無止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二



國朝文類卷之三

卷之二